

UBC 迎新生布道會 ----- 認識你自己

2000 年 9 月 16 日

洪予健牧師

謝謝各位。今天來到大家當中一起來參加 UBC 查經班迎新布道會，我對 UBC 有很深的感情，IRIS 剛才介紹我說，我就是在 UBC 期間認識主的，後來主讓我事奉他的第一個起點就是從 UBC 查經班開始做起的，所以，我對這裡充滿了感情。今天回到大家當中，我感謝的是我們的主。

今天給大家分享的題目是認識你自己，大家對這個題目耳熟能詳。前一段時間在國內這句話很時髦，什麼自我設計呀，自我認識呀，自我規劃等等，一大堆自我的東西，也可以說是從“認識你自己”出發。其實“認識你自己”這句話是古希臘一句著名的格言，古希臘是一個高度智慧的民族，“認識你自己”這句格言刻在拉斐爾神廟上。神廟的地方已經成了廢墟了，可“認識你自己”就被當成古希臘最重要的一個智慧結晶被記了下來。為什麼如此重要呢？因為古希臘哲學發展到了一定的地位後認為人要認識世界萬物，除非你先認識你自己。只有認識你自己了，然後你才能矯正你自己對世界萬物的看法及眼光，從而能夠認識這個世界，這其實是希臘哲學發展的一個過程。希臘哲學最早的一個哲學家叫做泰勒斯，他說：萬物的本質本源歸於水。當時希臘人睜開自己好奇的眼睛，開始打量周圍世界的時候，都是先想的是向外的看法：這世界是怎麼一回事？就產生了種種的思變，哲學是從愛智慧中開始的，是從思變開始的。後來到了赫拉克里斯，他強調的都是萬物在變化，後來得到了馬克思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家的起源或鼻祖。他說，萬物的起源它本體是火。水也好，火也好，還有畢加格拉斯說，世界上本質

是數字，他發明了幾何及幾何學派，一直等到蘇格拉底出現的時候，希臘哲學才走到了一個轉折點，希臘哲學打開了新的一頁。這一頁是怎麼打開的呢？原來蘇格拉底第一次把人們的眼光向對外部世界好奇的猜測和打探引到了讓人們去思考：自己是誰？他第一次在哲學里引進了對人本身的關懷、對人的行為、對人的靈魂的重視，這是蘇格拉底當時所作的的第一件事情。他本人發現，人最大的愚蠢就是人不知道自己知道的是什麼？他不知道自己知道的是什麼？他自己沒有留下什麼書，也沒有留下什麼特別的見解，他老是問一些自以為知道的人，問他們對他們所談的東西他們究竟知道什麼？所以，他在哲學史上最大的功績就是他首先要將我們的知識、人的了解奠定到對自己認識的基礎上，因為他發現人有很多愚蠢，首要的愚蠢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誰，然後開始就大談自己對周圍的價值、意見、看法。所以，蘇格拉底當時一句名言說：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所以說認識你自己這個問題可不簡單。有人說，我對自己還不了解嗎？很多人對自己說，我了解自己的性格、特點，我知道我是我媽生的兒子，我姓什麼，叫什麼，我是幹什麼的？這些東西並不代表你真的知道了自己，因為你所說的這些東西都是附加在你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本質以外的東西，是個描述性。

我是誰？我是人。那麼反過來再問：人又是誰呢？你能回答嗎？當年德國的悲觀哲學家叔本華在晚年窮困潦倒的時候，他常常一個人在公園里冥思苦想，被公園的看園的人以為他是個要飯的老頭，就要趕他走，不要讓他呆在公園里的長椅子上面。問他：你是誰？意思是說到了現在這個時候你還不走，還賴在這個地方干嘛，公園要關門了。他自己一生在哲學領域中研究，寫有很多的著作，卻陷進了一個很大的困境，他苦笑着說：“我巴不得知道我是誰？”他一生在哲學的思變中，他發現最大的困境是要真的了解自己是誰真的很困難。德國另一著名哲學家康德一生投身於哲學的奮鬥目標就是希望解決四大問題，第一就是要知道我是誰？人是誰的問題，這是一個本體論，這是個本質上的描述，不是誰是人，而是人是誰？誰是

人，你們張三李四報上名來，都是人，一點兒都不懷疑，你們都是人，可是我要再問：人又是誰呢？你就知道了。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因為這是一個本體論的回答，這是要一個定義來回答，不是說了一大堆與人有關的事情你就知道了。比如說，到了一個地方你從來沒有看到過電腦，你看電腦方方的盒子，光光的屏幕，你都看到了，你也知道了它的重量，除非你知道人設計它的目的，人為什麼要設計它，你才真正知道電腦是什麼？真正要知道的是它的本質、它存在的意義，它為什麼存在？如果要知道人是誰的話，人們馬上就會又問：我怎麼知道我是誰呢？人對自己所謂認識自己的能力進行質疑（question），因此引出了哲學的第二大分支，就是所謂的認識論或知識論，也即我能知道什麼？

我是誰？我能知道我是誰是 beyond my ability，人憑着自身的努力，永遠不可能抵達彼岸，你自己不知道，在此岸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在彼岸的根，所以，當如果人要知道什麼的時候，研究思考這一方向的時候，人自然也就會回過頭來的。當人類要知道自己的時候，人最喜歡知道的就是認識自己“我是誰？”。但是，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又能知道其它什麼呢？古希臘人認為，除非你認識了自己，你對自己都還不了解，你還能說你了解周圍什麼事情嗎？所以，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又怎能知道自己活在世上真正的目的是什麼？真正的需要是什麼？最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麼？你就不知道這些東西。最后的歸宿和你最后的盼望應該是什麼？孔子是興學講學，收了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當時有弟子突然敢來問孔子一句話：關於人的死是怎麼回事？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說的不錯，知之謂知之，知之是知之。他很事實求是，他不但告訴說他不知道死，甚至告訴說他還不知道生。孔子這麼樣的寬廣胸懷，在學生面前沒有不懂裝懂，不擺架子。我不知道人是怎麼樣地活到這個世的，我又怎麼知道人死了又到哪裡去呢？死對人來說又是怎麼一回事呢？生和死就是人在這個世上的兩個邊界：因着生，人來到這個世界，因着死，人離開這個世界。這個邊界的條件是什麼呢？

如果解一道微分方程的話，如果沒有邊界的條件，這個微分方程那就沒有任何物理意義。所謂物理意義就是有 meaning，有意義的 solution，沒有物理意義的解，那就沒有特解，只有在數學上形式上的通解，卻沒有物理上的特解。這個微分方程擺在你的面前，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可以任意定它的邊界，回答出任何不同的長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之所以還不認識，就是因為我們還不認識這兩個邊界。所以，我們人生的方程（equation of life）你始終沒有辦法解開。當時在希臘神話里面曾有一個斯芬克斯之迷，講的是有個叫俄狄甫斯的，是希臘英雄，要救那城里的人，必須通過斯芬克斯一個妖身像。它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人的問題，說有哪一種活物早上的時候是用四條腿走路，中午時用 2 條腿，晚上的時候又是三條腿。原來這個斯芬克斯之迷指向的是人。當時俄狄甫斯就解開了這個迷，說這個迷指的是人，因為早上是人小的時候，因小站不起來，兩只腳和兩只手在地上爬，中午的時候正是人青少壯年時期，他用兩只腳走路就可以了，晚上是指人到了老年的時候兩只腳走不行了，多了根拐棍，所以變成了三條腿。這就叫斯芬克斯之迷，它解開了關於人的一個迷，所以這個妖怪最后去死了。但是這個迷對我們有什么用呢？還是一個迷，說來說去還是沒有說明人是怎么一回事，只描述了一個現象，它並沒有給出一個什么人真正的身份。

我是老三屆的，文化大革命中最小的一屆初中生，68 屆的。第一年上初中就沒有書讀了，趕上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大串聯，68 年又一起上山下鄉去勞動了。農場有一知識青年叫莫名生，一聽他的名字大家就都哈哈大笑，為什麼呢？笑他是莫名其妙地生出來，所以叫莫名生。這個人好糊涂啊，不是他這個人糊涂，是他爹娘糊涂，取了這麼一個莫名生的名字，說他莫名其妙地被生出來，那麼也就生活的稀里糊涂，最后死得不明不白，會不會這樣的話，大家就會聯想下去。

其實想想看我們沒有什麼好去笑他的。當人不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時，我們就來到這世上，我們都不是在自己意義上看自己，都是不可名狀，不可言述的，都是莫名其妙地生出來，自己來到這個世界上都不知道為什麼。我為什麼會來到這個世界上，因為我憑着自己是不知道的。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事情構成了一個你所知道的你，你若不知道你的消化、腸胃、各種化學知識、你的腸胃、你的心臟，你不懂什麼叫血液流通，血液怎麼樣流通，心臟照樣跳動，這一切都在為你服務，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肚子有什麼器官，腦子裡有什麼神經，你作為一個人你就出來了，因為這一切都由不得你。人最難的就是認識自己。

第一個人試圖給人下定義的是柏拉圖，柏拉圖可能受到了他老師蘇格拉底的影響，因為要了解人，他第一次給人下定義說，人是一個沒有羽毛的兩肢動物。他觀察了所有地上天上的東西，把人和其他動物都分開來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幾個搗蛋的學生找來一只公雞，把它的毛拔光丟在他的書房前，問他：這是不是人？因此他的定義就不攻自破。公雞沒有了羽毛仍然走來走去，樣子很難看，它當然不是人。後來有人對亞理士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首先發展出政治學，人是群居（political and social being），人是政治動物，理性動物，但這都不能給人帶來真正滿意的解釋，直到馬克思，馬克思給人下了一個定義。

關於馬克思的人論，我這個人沒有專學過馬克思主義，不知道是怎麼搞的，從小學的東西特別深刻，忘都忘不掉。所以高考時，政治不復習，考分照樣是高分。所有這些條文、來龍去脈、舉一反三，推理一下什麼系統，其實，馬克思他的人論建立在一個最基本的定義上，就是人是會制造工具的動物。這是馬克思對人的

評價，人是會制造工具的動物，可是人會制造的東西多着呢，可是為什麼馬克思單單挑這一點呢？馬克思對人的根本定義是把人與經濟聯系在一起。人的存在基本上經濟的存在，人是一個經濟的動物，人怎麼樣活動是為了自己滿足經濟上的需要。工欲善其勢，必先利其器。所有事情，人的一切首先都是為要保住生命的，首先是要糊口的，這是根本的需要。這是人根本的需要，本質的需要，蓋過了人的其它所有的需要。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經濟是基礎，道理、宗教、教育等等都是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建立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的。所以，馬克思主義在人文的所有觀念中，有一個觀念最重要，因為人是經濟的動物。所以，馬克思從不把人看成是一個整體的人，從來不會說沒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體的階級性，這是馬克思主義對人的正統的定義。所以，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首要手段，因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為什麼階級這麼重要呢？階級不是按好人壞人來分的，沒有說好人階級、壞人階級，只有根據你多少產業分成你是有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是大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根據你擁有的產業和財產就把人已經分成了勢不兩立的你死我活的階級對立面。這是馬克思對人的這麼樣的一個分法。馬克思他這樣分比所有亞理士多德、笛卡爾（坐標系的創始人）對人的說法更有根據、更有自信。根據在哪里呢？自信在哪里呢？根據和自信不是別的，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撐得腰。原來我們考慮人是誰的時候我們常常用什麼來作人參考系啊，用什麼來作人的參考坐標啊。哪怕從這麼偉大的柏拉圖開始起一直到亞利士多德、馬克思都把人定義為某一種動物，一定要把人往動物群里面推，好象人一定要象動物那面靠攏，動物就是我們對人的參考系，而達爾文進化論出來以後，就使這個問題合法性了，使它有合法的根據。所以，馬克思要把他的《資本論》獻給達爾文，因為他認為達爾文的自然進化論提供了他社會進化論一個自然原理，這就是他自己把人和所有的動物聯系在一起，那麼動物性就連到人性上面去了。動物之間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個規律也帶到了人的鬥爭當中去了。所以，毛澤東才要與人鬥爭其樂無窮。人與人的根本關係就是要鬥。毛澤東說，中國是十億人口的大國，不鬥怎麼行？所以無休無止的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其實都是來源於人對人自己的不認

識而導致的。所以，今天我在這裡講的不是遠在天邊的道理，不是一個與我可有可無的一個 planning，不是什麼牧師請你幫助診斷一下我是什麼性格、我適合做什麼工作，其實就是你對人的本質的認識，正是因為人不認識這一點，所以，這麼多的人都投入到那場不是請客吃飯的階級鬥爭當中去了。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他已經講清楚不是請客吃飯，可是我們還要爭先恐後地去革命。為什麼呢？我們的想法是我們來鬧革命是來革別人的命的，直到哪一天命革到自己的頭上了就來不及了。他已經講清楚了，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因為革命是一種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我們還是這樣樂此不疲地，直到這場革命的車輪推到了一個極端的方面，文化大革命使所有的人都卷進去了，從最下邊的階級敵人到最上面的第二把手，從上到下，從下至上，沒有一個人是幸免的，人們才如夢初醒，原來人對自己認識不到，不知道自己人的本位是什麼，就卷入這種荒謬的人消耗自己，人鎮壓自己，人鬥爭自己，人羞辱自己的這麼一場無情的鬥爭當中去了。同時在另一個極端人對人的價值在被踐踏到底的時候可以把一個人的價值捧的這麼高，因為什麼？大家不知道人是誰？當我們大家都去早請示晚匯報、毛主席萬歲萬歲喊得震天響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我們在做什么。我們不知道一個人不可能這樣地被相信、這樣地被依靠。當時我們就常說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在大風大浪中跟着毛主席走。最後呢，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可毛主席已經不在了，我們還是誰的紅衛兵呢？我們的身份就是寄托在一個短暫的人身上卻深深要投靠附在那一個身份上呢？那完全是人對自己的不了解而釀成了一個民族的悲劇。一會兒把人推到神的位子上，一會兒把人貶到連動物不如的這樣的一個位子上。這就是因為我們對人是誰、對你自己的不了解。

進化論是生物學上的一個理論，它是一個假說，它在驗證的時候有很多的問題沒有解決，我們先不去談這個，只是說人如果接受了進化論的話，那麼人的前提

是什麼？關鍵的是進化論導致了人身份的根本問題上的混亂，因為進化論關鍵的是把人的起源和人在世上的存在把他的意義給抹走了。既然人是在動物當中，是完全沒有特定的先訂的計劃中上，因此人的出現不是為了目的而存在，人是在長期自然進化當中，在偶然的造成必然最後出來的，那麼人的整個起源本身就是無意義的，人來到世上就是無意義的。但是人本身卻是一個沒有意義不能活的存在，人不能干無意義的事情。人叫人干什麼事情，你會問你叫我干這個是什麼意思，人不能叫人干無意義的事情。過去希特勒時期的陀斯妥也夫斯基在他寫的《死屋手記》中說到，一個人如果受到最大的摧殘莫如讓他無休止地重複地去做一件明顯沒有意義的事情，他一定要發瘋。果然，希特勒就在猶太人當中這麼做了，他讓這群猶太人搬垃圾，從這兒拉到那兒，從那兒拉到這兒，天天就這樣地運來運去，結果有很多的猶太人在其中就發瘋了。他本來的工作是做炸藥，他明明知道做炸藥是去幫助希特勒炸盟軍的，但是至少在做炸藥中的過程還是有點兒意義的，他還能做下去，結果卻讓他兩邊地運來運去，在沒有意義的當中去活。我過去在上海去西郊動物園就有一個切身的感受，最怕的是怕進猩猩館，看其它動物都可以坦然處之，因為它們離我較遠，可是一進猩猩館看到它就想到它是人類的近親，幾乎就是我們這樣的了，可是它卻被關在籠子裏面。這猩猩就比較複雜了。看到它時血液循環加快一點兒。我在外邊看它時就常常想，這是怎麼回事？是怎麼樣的一個偶然性就是我今天在外面看它臥在裏面，而不是它在外邊看我，就是這麼的莫名其妙。因為很有可能我被關在裏面，被大家看，因為我跟它的界限不清，我的存在跟它的存在也就找不到一個根本的分別。

我們中國人有一個認祖歸宗的傳統，我們要認祖啊，猩猩是我們的近親，但是猩猩還有比它更低級的動物，是從那兒發展出來的動物。最早的單親細胞生物，是我們所有生命的源頭，那是什麼？阿米巴蟲，所有的生命是從這單親細胞出來的，然後多細胞等等，是不是這麼一回事呢？那麼我們就要感謝阿米巴蟲囉。所

以，進化論把人的身份推到非常非常荒謬的邊緣，正因為進化論在十九世紀末的興起，它大大促進了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包括存在主義的興起。人既然來到世上沒有目的，人必須作自己的主，首先發現人一定要在無意義中找出自己的意義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我們既然知道我們人來世上無意義，卻要作社會的主人，我們發現社會是有意義的，我們要為共產主義而奮鬥，搞一場無中生有的革命。另外存在主義，既然我們的存在沒有先存目的，所以我們不是為了一個目的而存在的，而是存在在先，不是為了某一個特定本質而存在。存在主義拒絕承認人有任何本質，所以存在先于本質。因此得了一個名字叫存在主義。我是存在的，然後我發現我唯一的就是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做我自由做的，因為我沒有上面更高的主宰來告訴我的存在是為了什麼目的。因此這個世界，你要了解現代西方的藝術整個流程時，你要看什麼西方的抽象派啊，什麼荒謬派啊，看了半天就是找不出這畫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實你甭找了，它就是告訴你沒有意思，這就是他的藝術。他就是借着畫向世界反抗，本來就沒有意思。他要向人傳遞一個他的偉大的發現，就是這個世界沒有意義。所以，我們不知道進化論對整個世界心理狀態的影響。陀斯妥也夫斯基講，如果沒有上帝，什麼事情人都可以做。因為人不需要最後最終地向一位主宰負責，這就是西方直到尼采喊的“上帝死了”這麼一個根本的過程。

要認識人，從哪一個方面去認識呢？認識一樣東西，首先要認識它為什麼而存在？如果進到房子來，我一看，這個房間里東西都是一目了然的，我很明白我是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里，這裡是教堂。教堂為什麼要這樣設計，這是為了讓大家能在這裡敬拜神。鋼琴是為了彈出聖詩，麥克風是為了讓詩的聲音放大，沒有一件東西在這裡存在是荒謬的，是不合理的存在。如果它沒有必要存在，我馬上把它當作廢物來處理，所以每一件的東西存在都擺在那里，所以你認識了它的存在。它存在的時候你一定要知道它是為什麼事情存在？人若不知道麥克風的作用，就不會知道為什麼要放這麼一個麥克風來擋住我的鼻子、我的嘴，他雖然看到了這件東西，

但不知道它存在的目的為何？它存在的價值何在？真正要了解我們是誰的時候，我們必須了解我們存在的價值何在？我們存在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對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進行研究，我們研究整個世界，好象我們對世界每個存在的東西、科學，知道了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要那樣，好象要了解了才能滿足自己求知欲，但唯一有點就是人不知道自己存在是幹什麼的？包括人解剖人體，你會發現沒有一個器官存在你是不認識的，你知道了為什麼胃是裝食物，心臟是為了幫助血液循環，肺是幫助我們呼吸的，任何一樣東西的存在你都知道它存在的目的是為什麼。所有有目的的器官存在最後組成了一個人，可這個人卻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幹什麼的？很多人認為活着就是為了吃飯唄。這難道是我們人生的目的嗎？難道我活着是為了吃飯，反過來說，吃飯是為了活着，這倒還好理解，你說我活着是為了吃飯，比如說，我們開車去加油，加油是為了開車，開車的目的是為了加油去，那是不可思議的。人存在的目的，存在的價值是為了實現目的服務的。如果這個鋼琴擺在這裡很漂亮，但如果每個鍵彈出來是走音的，再漂亮也沒有擺的價值了，要么拿走，要么校音，否則，它不能為我們的目的服務。

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到底是為什麼服務呢？到底有沒有人生的目標呢？如果你還不能確立你自己的人生目標，你就不認識你是誰。有人說，我怎麼能不知道我人生的目標呢？我現在在 UBC 好好學習，學好后我知道我就可以賺大錢，然後去買房子，然後娶個漂亮的女子作妻子，這就是你人生目標嗎？這不是。這不是你活在世上必須要做的，而且這也不是你永遠能夠 keep doing 的目標，你學這學那都是你階段性的，而且你不學，你可以照樣作人，今天如果學校不錄取你，你就不作人了嗎？因為你目標已經停止了，不可能的事情。你做這個工作，求那個學，娶這個女子或娶那個女子，都不妨礙你還能繼續作人作下去。因為我們沒有目標，所以我們作人到處追求時髦，翻新，作來作去，都可以作下去，為什麼呢？隨遇而安。我們

沒有目標，人作到了哪里是哪里，過了這站就是那個店，對人生就是這樣來認識的。但是，我在這里說，真正的人生目標一定有三大特點：

一、人生的目標一定是內在的。

它不是跟周圍環境有任何的必須的聯系，離開了這個環境，我這個目標也就喪失了。這不可能。它是隨着你的生命，是埋在你生命意義里面的，是你自己明白你自己生存的意義。你來到這個世上，你之所以有為人的一個根本的意義，這就是你的人生目標是在你人生意義里面。沒有它，你就活不下去了。你是為着一個神聖的目標，一個超越你自己的神聖目標，你是為着他而活着，因為你知道生命太寶貴，不能稀里糊塗地活下去了。我的生命不是為了我的房子而活着，我的生命不是為我的車子而活着，也不是為了工作而活着，更不是為了這一桌上的這口飯而活着，我都不是為着它們，我的生命不是為生命本身，因為生命的存在要問你是誰。

生命需要尋求一個更高的超越于生命你自己心悅誠服的認為這個目標高于你自己的生命，你活下去了。共產主義之所以一上來一下子能吸引很多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因為很多人從共產黨員身上那兒看到他們可以為了一個自高的理想目標將生死置之度外，願意把生命擺上去，這時候人們覺得活着好象很崇高的這樣一種價值展現在面前，我們不能隨便否定它，是為着一個信仰一個信念而活着，所以，我們不是為了知識而活，知識是為我們所用，但是我用它是干什么？是為了我們所信的那個信仰。人的生命是為了某種信仰而活着，你有這個信仰嗎？這個信仰是在你生命里面，高于你的生命，值得你一生地、鏗而不舍地去追求，你可以沒有其

它，但你不能沒有這個，而任何一個人他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哪怕他追求的信仰目標看起來是很荒謬的，但可能至少可以贏得人們某種程度的尊敬。但是正因為信仰是這麼重要，所以你真的要為哪一種信仰作為目標而活着的時候，這信仰是非同小可的事情。這就是基督來到我們當中的一個目的，他並不是今天來講，他是牧師，他來告訴說基督教是個什麼樣的組織，有什麼樣的禮儀，有什麼樣的傳統，請你加入這個組織，No。絕不是這個意思，也不是我今天來要告訴你為什麼有神是合理的，告訴你有神論的教義，No。也不是這個意思，也不是基督教告訴你基督徒教人為善，這個好，那個好，這也都是好的，但絕不是今天信息的根本的目的。信息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你認識你自己是誰。你是要為着什麼目標而活？這個才是基督來到這個世上的最高的目標。人生的目標必須是內在的。

二、人生目標必須是恆定的。

它必須永遠朝着一個方向，它不能 change，不能說今天是這個目標明天是那個目標，你對你的愛好、你的職業、事業都可以是暫時的，但是你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必須是恆定的。如果這個價值本體會變的話，千萬不要去信它。現在這世界，自進化論以來告訴這個世界，人們一定要追求所謂的什麼進步，什麼觀念上的翻新，哪種觀念是新的就是新生事物。紅衛兵是新生事物，革命委員會是新生事物，只要標上一個新的標籤，大家就認為它好象有一個合法的依據了。因為我們人類歷史都是不斷進步的，好象人本身永遠活在一個相對的時空里，那也就是活在一個相對價值經驗里面，你所作的都沒有永恆的意義。你永遠是活在一個相對的，因為以後不管你這一生怎麼樣持之以恆，堅守什麼東西，後人評說的時候都可以說你不過是受歷史條件的局限。我們評價任何一個歷史人物的時候，當今的人都傲慢地這樣寫：在講了他一大堆贊語後說，“不過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好象你能在這

個歷史上面你就發現了他所沒有發現的價值，所以他所珍惜的真實價值在你面前就不真實了。既然你發現歷史永遠是這樣，你就不必要堅守任何一個價值，不必堅守任何一個信念，今天是對的，明天就可能是錯的，是不是。是的，人自己發明的價值觀念是會過時的，共產主義一陣子就過時了，如果現在有人再開當年的紅衛兵，人就會覺得好笑。但是那個時候如果有人講一句，馬上就會有一群人瘋子般地撲上去把講真理這個人打死。可是，當時我們就是這樣，人永遠只知道自己是短暫的，所以，人不能活在自己的經驗里，也千萬不要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你自己一生的實踐是永遠有限的，你自己這樣的實踐錯了，再換一種實踐不一定對，你這個人如果不知道有這麼一種價值觀是永恆不變的，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任意篡改價值來定義，任意來修改的東西你就非要看見它，因為你真正要操守的是這樣一種人生目標才是真正的人生目標。

三、人生目標必須是普遍的。

如果是真理的話，它是普遍實用的，它不光是屬於生命真理，真理有生命意義的內在意義，有永恆的意義，還有一個普遍的意義。不是說這個目標只有你做，其他人不能做。我那時搞科學，認為科學是最崇高的目標，那科學是為了誰樹的，就是為了我們這些所謂腦子特別靈的人樹的，為我們這些所謂的精英而樹的，如果不從事科學研究，那么其他人就是碌碌無為，都在干什么東西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就以為好象我們在追求一個目標，這是我們自己的自義，如果這個目標只有少數人能幹的人，某種種族的、某種文化的人，他們可以操守，其他人不適用的話，這個目標不是超越于文化之上，不是超越于種族之上，不是超越于人們相對習慣喜好之上的目標，你就不要去遵守，你要遵守的，要尋的一種人生目標是要有普遍的超越性。這種目標有沒有？

我就在這裡作見證。我在認識基督以前，可以說一點兒都沒有，我還以為我自己是個十分理性的人，自己覺得自己來到這個世上是一個明白真理的人，我是個熱愛真理的人，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我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我以為我是這麼樣的一個人。但是我一生的追求當中，過去相信過共產主義，但是正因為信的太真，在我的理念中我就試圖把我所信的東西合法化、合理化，我就要作一些自己從自己里面來的修改。但是這個修改就觸動了最上面，因此就造成了我被批斗，在整個批斗的過程中，我第一次感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我知道真理嗎？真理的標準是什麼？真理由誰來鑒定？因為當時批斗我的人這樣講，聽起來你說的不錯，但是你在一個局部的地方，中央領導在中央的地方，高瞻遠矚，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掌握全局，你只是在一個地方，在一個局部你看起來是對的，可能到了中央，從上面看，從整體上看你可能就是錯。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能堅持你的。那么就剝奪了一個個體對真理追求的自由，唯一剩下的就是被動的聽，大家怎麼辦我就怎麼辦，大家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後來，我也居然可以屈辱地接受了這個，雖然沒有想通，但是我知道我真的是在追求真理嗎？我敢為真理付出我的生命嗎？我能不能象夏明翰那樣，“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洪予健，自有後來人。”不敢。因為至少有一點我沒有夏明翰那樣的把握，更談不上有他那樣的勇敢了。因為在夏明翰時代，他對他所追求的他還有一定信心，可我對文化大革命、對我所追求的那一套我已經喪失了信心。我怎么知道我追求的一定是對的，或許是他們對的，我錯了呢？但是沒有想到四人幫的倒臺告訴我我倒對了，其他人都錯了，這又更使我慌張了，難道我就憑我這麼一孔之見、血氣之人居然就發現了一條真理了嗎？真理就真的掌握在我身邊嗎？那么如果真理真的是掌握在我的身邊，那么這麼多的人難道當時就看不出來嗎？這個真理是怎么向我們顯現的呢？真理的力量在哪里？所以在這個地方我自己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我當時就痛恨，痛恨的就是那專制，是專制扭曲了我們人的良心，扭曲了我們的人性，所以我們人看見了人就一定不說真心話了，

見面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掏一片心。我父親當時說，不要以為你聰明，其實人家比你更聰明，他們的聰明就是他們已經看見了你所看見的，增加一層聰明就是他們看見了、知道了，就是不說，而你呢？冒冒失失，自以為是，你缺少一種聰明，那么是不是這樣的呢？我來到了海外，第一個大動作就是大力宣揚民主的理念，那是八五年。后來繼續追求科學的學習，但我發現你所學的學科呢，越往上學，學的就越細，分工也就越細，你所知道的就越來越專，越專你所知道的知識面就越窄，知道的面和點也就越小。你跟人家越來越失去溝通。不要說我搞物理化學的，就是跟身旁兩個主任談起來，他們互相說起來都互相不懂。我到三樓、四樓化學大樓，搞有機，搞無機，到后來幾乎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大家互相在說些什么東西。知識越學越多，使我們追求的人越來越累贅，我們就變的好象在某一個領域越來越專，可越來越狹隘。

我拿到所謂的博士學位的這個過程就讓我感覺到一種挫敗，因為寫論文時就有很多規限的條件，我要說我有很多的不知道，我有很多的不確定要放在論文之中我的論文才能過關。如果我要稍微膽敢越雷池半步，大膽地作些結論性的解釋，我的論文就要被 failed 掉，因為我的證據可能不足够，所以就好象跳高運動員一樣，每個跳高運動員他最后總會在某一個高度上失敗，最后一竿就是他的失敗竿。我們搞科學的也是這樣的，我們再往前追求的時候，有人說，我們到了科學的最前沿，你越到了最前沿，你越會感到人自己的無知，因為他會面對的更多的是未知的世界，更多的感到人的力量的渺小。我過去以為科學能幫助我們解決三大起源的問題：科學能揭開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類的起源。都不是。科學是在和物質打交道，科學根本不可能首先告訴我怎麼做人。我以為自己作上純科學的人，那是最幸運的人，因為能與價值掛鉤。所謂能與價值掛鉤，那是因為能發現人類前所未發現的東西，可以在人類歷史上、在自然歷史上、在向自然斗爭中留下深深的足印。能在科學上有所發現，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情。當我后來在復旦大學專門研究

如何延長電池的放電壽命的時候，我就會感到沒有意義，因為我想不通，難道我生來就是延長電池放電的壽命嗎？我是來為它服務嗎？電池的壽命長跟我有什麼根本的關係？如果我為了它的壽命長，減少了我的壽命，那是更不值的事情。所以來到了海外留學的時候，我要 make sure 我所學的東西是純科學，不要跟任何應用有關，因為應用的東西是表面的，短暫的，都是把已經發現了的原理拿來進行具體運用。我覺得我的生命肯定要有價值的，要多，要干那更有突破性的東西，要干那些可以在自然科學歷史上能夠留下一點點、小小足印的事情。當真的搞下去的時候，大家就撞車了。我們那一批人中很多人包括開槍打死人的盧剛都去學物理了。他在絕命書上寫出了他的絕望。不是大家物理學的不好，而是太好了，但是世界上不需要這麼多人去搞物理，沒有這麼多位子去搞物理，你學得很好，我們也欣賞你的才干、才華，你到我們公司來幫助改善產品，但是這就使我面臨着我存在的危機，我知道人生已經走到了盡頭，沒有再選擇的余地了。過去我雖然做過小賣部賣糖果的營業員，做過農民趕牛，做過農村的代課教師，但是我從來沒有認為這是我一生注定要做的事情，天生我才必有用，將來等着瞧。但是你拿到了博士學位之後，拿到了公司的聘用書，你去不去，你到了那個公司你可能一輩子就呆在那個公司里，你永遠休想再回到所謂的學術界。在這個時候，你就發現你已經到了這種地步。這是一個人存在的危機。因為我知道我沒有 alternative，我失去了再選擇的機會，這是一種深深的、存在逼迫感促使我去想：我是誰？我來到這個世上來是幹什麼的？我難道就是為了要完成當時我夢寐以求的去學這個那個學位嗎？難道這樣我才有價值？難道這些目標不達到，我就不是一個人了嗎？一旦這樣我才有價值嗎？這個目標不實現難道我就不是人了嗎？我不能接受自己。所以我想自殺。我不能接受自己。但是神這個時候很奇妙地救了我，他要我想，人的價值難道就在這原子里面嗎？你去研究這些東西，研究原子怎麼排列的，非常微觀，非常精妙，人看不懂，還用很多數字來描寫它，但它也不過是一個微分方程的原子結構取向而已。它不能代表、甚至與能構成一個生命的基礎還相差十萬八千里呢？你要想在這里發現意義才算是意義的話，那才是愚笨。我們可以說人是愚笨到了這個地步。人是為了一個很自私的目

的，還不是想怎麼樣能名揚四海嗎？還不是想有自我感覺嗎，就是想自己比別人更成功，想自己比別人更得到羨慕嗎？在這樣的光環之下生活我才感到生活的舒暢嗎？還不就是为了這個嗎？當時我知道了人為了這個失去了很多。我搞民主，搞科學，后來為了搞民主把科學也放下了，然后在家里跟太太的關係弄得一團糟，以至于到了一個地步，情緒上完全失去了控制。我發現我自己是個極為不快樂的人。我想找辦法使自己快樂但就是快樂不起來。到了美國，紐約的摩天大樓我也去了，什么地方我都去過了，你說還有什么更刺激的呢，就差沒有上月球了。迪斯尼樂園還沒有看過，帶着兒子去玩吧。本來是很愉快的家庭旅游，但是去佛羅里達剛上車的時候，就跟太太發生了爭執，吵架了，一吵游興全消了。干什么去呢？就不知道。這時候我的大妹妹從加拿大來看我說，哥哥，你好象不是完完全全的我過去認識的哥哥了，因為你過去是一個開朗、達觀、理性、什么都能敢放得開的人，怎么現在一丁點兒事情就容易易怒、暴躁，這是什么道理呢？我知道自己失控了，為什麼呢？我過去存在着希望，但是我現在看到了我自己人生的盡頭，要做一件我將來不願意做的事情，永遠把我綁在某一個工作臺前，綁在某一個產品上，這不是我自己。我真正的不知道難道這個世上我所學的知識越來越專，越來越非人性化，人只是進行機械地操作，在各個公司里進行操作，人失去了我們更有價值的人普遍關心的東西，我實際上在 hunting 我的 life，在里面攪痛我的心靈，而我卻沒有時間去探討，去了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過去所經歷過的反復的痛苦，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國家民族的命運，到了后來商業化的世界，來到加拿大后一切都是落得干干淨淨了，好象過去的生存就是一個片段似的。我來到了北美，我過去的存在就是沒有價值的存在，沒有任何歷史的價值，沒有任何的意義，難道我就活在一個人生是片段的、價值是零亂的、沒有一個里面的 coherence，沒有一個 consistence 嗎？這樣的生活我能過下去嗎？

感謝主，神就在這個時候尋找我。當時有一個單張，就象今天我們發給大家的這一種單張，簡單的一張紙。上面是一篇小文章，象這樣的小文章我過去從來不會去看的。我還記得當時剛來美國時去 garage sale，打開一本厚厚的書，題目叫 Systematic Theology（“系統神學”），我當時的第一個反應是人簡直是聰明的太可以了，不但可以造出一個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神，而且寫得那麼神乎其神，居然寫出這麼厚的一本書來，要我編也難編下去，挖空心思編也難編，居然還能系統起來，叫系統神學。這是我自己的當時不知道。我從來不願花一點兒力量去看宗教方面的東西，我當時最痛苦的時候去找各種哲學家的書看，我還會想到去找心理學家的書看，或找其他專家的書看，怎麼會想到去看這麼一張小單張呢。這張單張上寫，世界上有兩種態度對待人生：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我想，噢，消極的我就不要看了，我已經夠消極的了，我要看積極的人生意義在什麼地方。它說，積極的人生意義世界上有兩大類：一類是完全的有道理的積極，一類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積極，一種是盲目的超越，一種是有根據的超越。什麼是盲目的超越呢？打開單張一看，盲目超越的名冊上點名的就是共產主義。我想，啊，基督教怎麼反過來也說共產主義呢？共產主義就是基督教批判的對象，基督教怎麼還會有話對共產主義講呢？一看，果然我不得不佩服它。共產主義說，既然人是從猿猴進化來的，猿猴以前最基本生命的進化的目的是沒有一定意義的，它不是完成一個意義來進化的，它只是被自然選擇過來的，自然是非人格的東西，他本身沒有意志，沒有計劃，沒有頭腦，沒有思想，但是，它居然能演變成一個有頭腦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來，而這樣的人就是要來找目的，找意義的。但是它又可以說，人是從沒有目的沒有意義里面出來，無中能夠生有嗎？這就是叫做沒有根據的超越。共產主義一定講人生一定是有目的、有意義的，那沒有根據，因為它的理論沒有一貫性，它在它的本體論的根上它沒有這樣肯定，最后的結果卻能展現出一個果子來，那是一種邏輯上的斷裂。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shock。過去在共產主義中居然沒有想到這個，沒有想到基督教一點就破。我們作基督徒的，是有根據的超越，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是由神造的，神造我們是有價值的，他有目的，他有計劃，他對我們準備了一

個有價值的未來，值得我們奔這個未來，所以，整個從頭到尾都是連貫的，是 consistent，是有根據的超越。這番話使我對基督教的看法有所改變。原來基督教也挺思變的，過去我不知道，以前以為基督徒是一群搖頭晃腦的、愚夫愚民啊，不是的。基督教的深度極大地吸引了我，所以我就參加了聖經查經班。

查經班告訴我的第一課就是從創世紀，告訴我人有一個尊貴的來源，原來人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們都是上帝選的，里面有尊貴的上帝的形象，這就是人在這個世界上有真正價值的來源，而我那時苦思苦想，想對民主作一個探討，但卻不知道民主價值的根基在什麼上面。翻遍了多少世俗的民主書都沒有找到，但在這裡我恍然大悟了，民主真正的價值在於它保護每一個個體，它承認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尊嚴，它唯一的來源就是說，肯定人都是有一個不可剝奪的內在價值，人的價值不在於你是屬於什麼階級的，你是幹什麼的，你是出於什麼種族，你的道德高低，你的文化教育怎麼樣，這些是外在的。人有一個不可避免的一個內在的價值，因此，人人都平等，你是上帝所造的，上帝一本造出萬本，所以，他打破了任何種族、文化，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且是尊貴的，是從神那兒來的。這不是從任何人的書上能找到的。為什麼只在聖經上告訴我們，為什麼在幾千年前寫書的居然對我對研究現代民主的理論有這麼大的啟發，從而認識到美國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當中，美國怎麼樣興起和運用基督教信仰到他們的“獨立宣言”當中說，“人人受造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誰敢這樣宣布這個平等，人人都是受造的，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人的尊貴不是人自己能定義的。人的尊貴價值是來自一個尊貴的來源，價值必須有來源的。我們人是價值的承受者，不是價值的創造者。就等於一幅畫：如果我們發現這幅畫是梵高畫的，是畢加索畫的，這畫哪怕表面上被人弄壞了，弄臟了，還是會用很高很高的價錢買下來，雖然你看不懂，它還是有價值的，你自己認為一幅很好的一幅畫，一看作者沒有價值，這幅畫也跟着沒有價值了，一幅你認為都可能被扔掉的畫，一鑒定是真

品，這幅畫馬上就身價百倍。如果是假的，描的再清楚再像，一點價值都沒有。因為這個畫的價值是來源于一個創造者的價值，是創造者他自己的價值被肯定了，其畫的價值也被肯定了。當梵高生前在世上的時候，他的價值沒有被肯定以前，他的畫賣不出去，當他的價值被眾人發現、承認以後，他自己的作品身價萬倍。

我們作為上帝所造的，我們的價值根源是來源于他，但是我還是不相信，我在人們面前去找上帝。我是在找真理，但是我不相信禱告的力量，我不相信上帝的真理是帶着一個生命來到我們的當中，讓我們仰望他，因此，他可以把真理給于我們，真理不是客體，而是主體，不是說，我們去發現真理，而是真理主動地來到我們的當中。這是基督教向世人宣佈的一個驚人的宣言，沒有人會想到這個，所以耶穌基督他自己來了。

我當時不禱告，離開了查經班的時候，查經班居然讓我太太來禱告。太太本來反對我到查經班，反對我去信所謂的基督教的時候，她姨媽向她作見證并告訴她，她必須向神來禱告。于是，太太居然為着她自己，為她身上所需要的作了禱告，而這樣的禱告竟被神來接納，不可思議地在她的身上出現了，給了她一個工作，這工作是她禱告求來的，沒有經過面試，而是她是被指定的。是這樣一個情況把她送到溫哥華來，使她來。她在禱告中說，你給我這個工作，我就來信你。居然神真的就照顧我們人自己的軟弱，答應了她，使神進入了她的生命，她就來信他。我太太信了之後，她自己的生命發生了改變，使我們的婚姻有了挽救的余地，後來居然不可思議地我也來到了溫哥華。本來我是不想來溫哥華的，來到溫哥華作博士后期間，只是想做短暫的停留，但是我的短暫卻成了上帝的永恆。上帝在我短暫停留期間發生了高深莫測的變化，讓我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他在不可思議的話語中知道我自己是誰，我自己不但是被神所造，有他本身很高貴的一面，同時也有卑下的

一面，因為我們世人都犯了罪，虧歉了上帝的榮耀，所以人的高貴的一種意念和自己不由自主的一種卑下的欲望永遠是人的生命中會發生不停地斗爭，這是我們人的兩面性。我們只有認識到人的這兩面，才可以說我們對人的認識全面了。正因為我們是被上帝所造的，我們是上帝所造的極品，是所有創造物當中的冠冕。神造我們的時候，從來不把我們各從其類到其它動物當中去，而是讓我們去象他，歸于他，是上帝的意識，上帝這樣地造我們，可我們卻在亞當夏娃當中我們自己當愛自己超過愛我們這位創造我們的上帝時候，我們居然可以違反上帝的禁令，我們卻干一些我們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因為我們的人不是上帝，不可能全知，所以我們干事情必然帶着一種根本上如果離開上帝給予我們的軌道和指導，必然犯那些愚不可及的背叛性的錯誤，這是我們人的失落。

上帝因造我們，知道我們的價值，他愛我們，因為我們里面有他的形象，他愛我們，所以他來救我們，但是我們是罪人，這個罪在上帝面前是不可饒恕的，罪是上帝極其恨惡的，因為罪隔在我們和上帝之間，使我們跟上帝之間不能連通，所以上帝的愛決定了他要救我們，上帝的聖潔和公義決定了他如何救我們的方法。怎么救我們？上帝就派他的愛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告訴我們，他降世為人，道成肉身，成為真正的一個原人的典範，真正的一個神形象的人是怎么樣的一個人，在耶穌基督里，充分看到了上帝所造的人性的完美全在他里面了。同時，他自己帶着自己的神性下來，他要願意跟我們成為人，但是卻要救我們，為我們而去受死，把我們的罪用他的寶血洗淨，因為犯罪的后果必須消除，犯罪的后果必須被審判，上帝才能讓我們這個罪從此從我們的身上挪下來，所以有一個代贖和替罪。我們中國文化里有一個說法叫“替罪羔羊”，那不是說說玩玩地，背后有一個我們自己不知道的真實的意義。正因為這樣上帝愛我們，借着以色列這個民族與上帝打交道，慢慢地啟示他自己，整個啟示過程記錄在聖經的舊約部分，直到有一天時間滿了，上帝派他的愛子出來，來到以色列人中間，讓我們知道人靠自己是不可能救自己的，所

以，我們每一個人要認識自己，人最需要的是要拯救，人需要是赦免。佛教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把屠刀放下了，你馬上立地成佛了，但是你以前的債誰來還呢？佛教沒有說明，但是基督告訴我們，他來背負我們的舊債，因此，我們可以脫掉舊人，穿上新人，凡信在他的里面可以一切重新。原來上帝來到世上就是解決一個罪的問題。這個世界上最撕裂我們人心的、我們受到最大傷害的、最大痛苦的來源就是人的罪。我們愛我們自己的祖國，現在民意調查下來最恨的是國家出現的腐敗，這麼多人人都恨腐敗，照理說腐敗就可以消除了吧，但是腐敗卻是這麼樣的普遍，因為每一個人都這樣想：我好有什么用？我好能幫助別人嗎？我干嘛象個傻子被別人去宰殺，所以呢，我雖然也恨，但我也這樣做，這人呢在罪里不一樣，他不知道人不是為其他人而活着，人要面向自己的上帝。你在神里面行善，有其終極的意義。我講一個自己受譴責得不到自由的事。

文化大革命當中，我自己覺得我受虧，覺得社會虧歉了我，我自己沒有什麼錢，我是知青，在上海乘車時，最好不付錢，但是又擔心別人會抓住我，臉皮比較薄，那麼我每次都交錢買票，但我發現我周圍的人沒有人買票，我付了錢，別人不買，我變成了一個冤大頭，是不是。於是，我也不買試試看。當我真的不買時，發現良心上爭鬥又很厲害。我害怕，我怕什麼呢？我一怕有熟人看見我，二怕的是檢票人員抓住我，我也沒有面子，所以我是在人面前作人的，但是後來我吃不消了，於是下次硬着頭皮買票，可是看到別人不買，心中又憤憤不平。所以每次上車時，買也好不買也好，我都不開心，我都沒有喜樂。大的壞事不敢干，小的好事也不願做。這就是我這樣的人生的寫照。沒有意義，一切都沒有意義。但是，神知道我們要從這敗壞當中被解救出來，人在罪里永遠沒有真正的平安，神要我們成為一個真正的高尚的人，心靈純潔的人，只有靠着祂。所以人需要耶穌基督的拯救，人需要耶穌基督的赦免，人需要耶穌基督作我們生命的主，使我們擺脫罪，得真自由。人需要永遠在他生命的路上有他的良伴，能超越死亡的威脅。這一切耶穌來幫我們

做。他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兒來的必定不餓，信我們的永遠不渴。有誰能這樣說呢？我就是生命的糧，你們來吃我。到我這里來的，你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原來他在十字架上要把他的身體分給我們，要把他的寶血流盡，除非我們信了他。他的生命在我們，我們不可能跟他，有哪一個世上的人這麼說，我是生命的糧，你們過來，誰敢過來？誰敢這麼叫？如果你這樣叫了，沒有人聽。如果你叫了，人家當你是一個瘋子。當你是傻子是好的，就 ignore 你，當你是瘋子你就慘了，把你送到精神病醫院去。“我是生命的糧”怎麼會成為這個世界上呼聲，被記載在聖經當中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除非他是真神。他說，我就是世界的光，跟着我走，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原來我們人要知道真理，我們要看到生命的光，我們要看到人生的道路，這是人真正的需要。但我們不認識耶穌基督，我們知道我們的需要嗎？我們不知道。他說：復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就永遠不死，我們的人難免都有一死，死只是對我們的人生生命的最后的句號，人生的終結，但是耶穌有這樣的信，有這樣的 promise，有這樣的呼召，讓我們來到他跟前，信他獲得永生。今天耶穌自己來到我們的當中，他就是要借着這樣使用我，就象我當初被他得救以後，我自己還想回去做我的事情，或者研究基督教也好，可是神卻差遣我傳福音。七年前在這里，把這個查經班建立起來，使很多青年人來信主。今天神的福音再次來到這里，又讓我們都來看到他是愛我們的，愛我們中國人，愛我們來自中國的學者、學生和知識分子，一切勞苦擔重擔子的人都來到他這里，因為他說，他使你們得安息。今天耶穌基督來到我們當中，我們向他敞開我們的心靈，讓他來到我們的當中，因為他愛我們，為我們而死，贖去我的罪，讓我們信他，就永遠不死，得到永遠的祝福。

讓我們一起低頭：

愛我們的耶穌基督啊，我們在這裡實在地感謝你，感謝你今天又一次地臨到我們當中，你當初怎樣拯救了我，怎樣將我從人生的困境絕望中拯救出來。主啊，你今天也一樣地來拯救許多的人。主啊，我們人沒有你，我們實在就沒有一個永恆、內在的、普遍的人生目標。我們實在不明白我們的人為什麼要活着，也不知道我們活着的終極意義是什麼？親愛的主耶穌，今天你來到世上，你說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如不借着你就不能到父那里去，你讓我們來認識你，你讓我們認識那獨一真神，你所派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主啊，願你的憐憫慈愛臨到我們的當中，還有那些沒有機會在你面前來認你為他們生命救主的人，為自己打開他們的心求你自己進入他們的心，作他生命的救主，給予他永生，使信你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親愛的主啊，求你在他們的心目中作工，在我們當中，求你親自揀選你自己的兒女，因為你說，凡接受你你就使他們有兒女的名份。主啊，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內心里渴望要見你，他們要嘗到你救恩的甜頭，他們要作你的尊貴的兒女，作上帝的兒女。主啊，你今天呼召他們，就請你讓他們在你的呼召中，在你的面前，將手舉起來。主啊，你親自在他們心中作工，使他們的手能夠向着你舉上，讓他們永遠記住這一刻和永恆連在一起，因為你來到他們的中間，是你自己要揀選他們。主啊，我們求你在這裡親自作你的工，請有感動的朋友舉手，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你主的，請你把手舉起來，請你把手舉起來，請你把手舉起來.....感謝主！

注：此布道文 2006-6 由李志雲根據錄音磁帶整理。